



业精于勤：板凳功夫至关重要

——四十年党校生涯点滴感悟

□ 袁秉达

新学科的一名新兵

1978年2月，上海市委党校恢复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建制。次年11月，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成立。当时全校一共四位青年教师，每个教研室各分配一名，我被分配到科社教研室。

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党校一度以联共布党史、国际共运史代替科社专业。上海市委党校先是在1959年设立“共产主义概论教研室”，随后改名“社会主义教研室”，虽然有了社会主义教研室和师资队伍，但受政治运动干扰和十年“文革”破坏，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成熟而稳定的学科。1977年，胡耀邦建议全国党校要加强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设置科社教研部门，于是上海市委党校在复校之初创设科社教研室，在励志扬主任带领下，我也因此成为该教研室的一员。

理论务虚会迎来科社发展的春天

1979年1月18日，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同年2月，上海市委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海市委党校的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同志大多参加了务虚会。紧接着，上海市委党校雷厉风行召开了大型理论工作务虚会。回首往事，正是当年这次声势浩大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助推我们奔向思想理论研究的学术前沿。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迎来了党校理论研究和理论教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推动下，上海市委党校各学科的理论研究都兴起了热潮、走向了高潮。教师们《学习动态》和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理论文章，党校还设立了“理论研究室”，成立了“青年理论工作者协会”，这些都有力地加强了上海市委党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创新。

夜读的灯光是校园内最美的风景

在上海市委党校当年的三门路校区内，建筑多为苏联人设计的砖木结构兵营式联排屋，低矮的平房，灰色的砖墙，每栋楼都有一条宽阔的走廊贯通其中。每个教研室占用一栋楼，配备了资料室、会议室、教师宿舍。教师宿舍约10平方米，标配一个办公桌、两把靠背椅、一张单人床、一个茶几、两个热水瓶、一套搪瓷碗。房前屋后还有小块土地可以种花养草。生活起居和工作环境都不错，人际关系和谐，党校一片新气象。

科社教研室和各教研室一样，到处招兵买马，教师队伍逐步扩充到十多人。老中青三代人治学都非常勤勉，每天都有教师挑灯夜战。我与三位同仁都是出名的“夜猫子”。励主任是交通大学支援党校的资深专家，他说要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几乎天天住校，灯下夜读、伏案写作，每天清晨朗读英语。何家邦、陆士华两位中年教师家属都在外地，他俩常年以校为家。我是“快乐的单身汉”，节假日也不回家，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工作。那时，党校图书馆资料室永远有教师在夜学，不到闭馆时间不会走。三门路校园内夜读的灯光星星点点、错落有致，这是党校最美的灯光，最美的夜景。

一切学问都从积累资料开始

虽说“板凳要坐十年冷”，但长时间坐冷板凳的滋味确实不好受。我在教研室年龄最小、资历最浅、水平最低，论文不会写，编书不叫你，讲课排不上，只能做“小秘书”。像个“不管部部长”，样样杂事都要干。

当时，顾岐山老师对我说：“一切学问都是从积累资料开始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在他的办公室，我看到那手写的上万张学

术资料小卡片大开眼界，深受教育。一箱一箱卡片整齐安放，分门别类有序编排，每张卡片都有观点摘录并注明出处，甚至还有红笔勾画和眉批旁注。顾老师让我不要急于上讲台和写文章，先要心无旁骛地做好资料积累工作，夯实做学问的基础。他指导我边积累学术资料边编撰理论研讨综述，并申明他的全部资料卡片与讲稿都可以分享。我对老前辈的治学态度和提携新人的高尚境界肃然起敬。顾老师在我迷茫的时候指点迷津，帮我找到了学术道路的突破口。

连续五年搞学术研讨大型综述

1978年，我荣幸地成为上海市科社学会第一批会员，从而有缘与本市乃至全国科社界知名专家、学者学习交流。大凡本市和华东地区科社理论研讨会需要撰写学术综述，那必定是我的义务。由于前辈提携、集体帮助，我搞综述起步早、入门快，并渐渐悟出味道。

1979年，借助理论务虚会的东风，我不再满足于单独搞一次会议的讨论综述，而是发展成每年搞一次四、五万字规模的全国科社界学术研讨大型综述。从1980年到1984年，北京《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参考资料》每年第一期专刊都全文登载我的大型学术综述。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只能是手工抄写，剪刀加糨糊。图书馆的楼人杰主任和资料室的顾培昌、陈名蕉等同志都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每搞一次大综述，总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到校外图书馆资料室查找资料，经过甄别筛选、缩写摘抄、归并梳理、整合体系，然后形成一本包含15~20个专题近5万字的小册子，及时而集中地反映国内科社界研讨的理论前沿问题。如：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科学社会主义与其它

相近学科的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初级阶段问题、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改革开放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与精神文明问题等。

党校印刷厂每年都印制这些小册子，党校资料室把小册子分发给每位教师，并邮寄到全国党校、高校进行合作交流。后来，老顾等资料室的同志也加盟编撰综述。一年一度全国科社综述专刊的规模和质量进一步提高，上海市委党校的学术资料工作及其成果走在全国党校前列，全国科社界的同仁们评价说“一册在手，尽览前沿”，人们也戏称我是“综述专家”。

做学术综述的主要收获

连续5年撰写大型综述的经历和强化训练，帮助我夯实了专业基础，增强了学术信心和科研能力，并在学术悟性、思维方式、表达能力等方面有了显著提高。

第一，提高学术鉴赏能力，能迅速而敏锐地看出文章有无新意、特色和学术含金量；

第二，增强追踪学术前沿的强烈意识，知晓学界的研究动态，保持学术创新的敏锐性和进取心；

第三，提升理论概括能力，包括抓取学术热点、提炼核心观点、突出争鸣焦点、凸显创新亮点，能用100字左右的篇幅，准确无误、简明扼要地浓缩论著精华；

第四，训练逻辑思维和体系整合能力，把分散的变集中、零碎的变系统、平面的变立体，将所有专题有序编排、各种要素有机整合，形成逻辑自洽的体系架构。

撰写学术综述还让我养成了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和良好习惯，找到了专业发展的契机，指引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当时，我已经在

《社联通讯》、《理论动态》等刊物上发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等论文，并逐步走向教学、科研、决策咨询一体化发展道路。

现在，我把当年搞学术综述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党校科社专业的研究生、名师工作室的带教徒弟。看到学生也从做大型学术综述入门，走上了学术研究道路，我甚是欣慰。

学术综述成果的深度转化

学徒生涯常被戏称为“吃三年萝卜干饭”，那意味着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在党校吃“萝卜干饭”，就是日积月累的心智磨练，年复一年苦读、苦想、苦干，逐渐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在我搞科社资料越来越红火的时候，也招致了一些非议。好在教研室陈象月主任一直支持和鼓励我，社会各方也肯定我，《光明日报》理论版连续两次整版连载我的综述。特别是万可青教育长和组织处陈为源处长对我的鼓励和期盼，不仅是对我辛勤劳动的肯定，也为我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指引我走向更高的奋斗目标。

人在崎岖山路向上艰辛攀登时，或在学术道路上摸索前行中，有挑战、有阻力，会困惑、会彷徨。其实，“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当你在教学、科研和决策咨询方面左右为难无法突破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瞄准一个方向、聚焦一个课题，心无旁骛地从积累学术资料和撰写研讨综述做起。“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只要具备刻苦钻研的精神、忘我牺牲的精神和长期积累的基本功，定能把学问做大做深做活。